

## 第四十八章 非聖人不能用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衣人是影子，當然是影子。

他和範閑兩個人悄悄進入東夷城，與監察院的下屬們安排妥當了一切事由之後，便消失了。範閑闖入劍廬的時候，他不在那裏，因為範閑知道這位監察院的六處頭目，一旦看見四顧劍後，會做出什麼事情來。

而忽然間，影子出現在城主府中，出現在城主的屍體之後。

四顧劍今夜再屠城主府，不知道殺了多少人，但不論人是活還是死，隻要他的肉身存在，總會在陽光的下麵生出陰影，而影子便是藏在這些陰影裏。

能夠瞞過一位大宗師的感知，能夠這樣突兀地出現在三人之前，能夠捕捉到四顧劍最脆弱的一瞬間。影子，這位天底下最厲害的刺客，毫無疑問，今天的修為已經提升至他此生最巔峰的狀態。

四顧劍在輪椅上咳著，咳出血來，渾身顫抖，身體微縮，麵色蒼白。一劍斬七人，讓重傷之後硬生生拖了近三年的大宗師，也感到了一絲疲憊，而最耗損他心力的，卻是輪椅背後，範閑那雙灌注了霸道真氣的手。

從踏入城主府開始，範閑的心意便與四顧劍相逆，四顧劍極為強橫地釋勢，強行壓服範閑心頭的意念，然而如今的範閑畢竟是位九品上的強者，四顧劍殺人之餘，還要投注心念在他的身上，控制他的心神，耗時太久，不免也有些虛弱。

當然。最關鍵地還是三年前大東山上留下地傷勢。葉流雲如雲中龍般探出地一爪。慶國皇帝破天裂地地王道殺拳。讓四顧劍這位大宗師重傷如斯。殘喘至今。已至油盡燈枯之時。

影子便是選擇在此刻出手。他選擇了一個最絕地時刻。

他地手中是一把古意盎然地劍。寒若秋水。劍光在一瞬間內。照亮了整座城主府。石階在下一刻宛若變成了玉石一般晶瑩。

影子地腳尖踩在這些如玉一般地石階上，輕輕一點。每一點。他地人似乎就亮了一分。

府中偶有幾片青青落葉，便在此時飛了起來。伴隨著他手中秋風秋雨愁煞人地那柄劍。平添幾分肅殺。

殺。

影子手中的古劍。刺向了輪椅上四顧劍地胸膛。這一劍極為簡單。沒有任何變招，沒有任何蓄勢。甚至連一絲顫抖都沒有。在高速地刺突過程裏。明亮的劍身秋水無波。平滑至極地刺了過去。

隻是屈肘。隻是平腕。隻是刺出。隻是這天地間最簡單地一劍。

因其簡單。所以專注。所以強大。

影子不需要蓄勢，因為這一劍他已經等待了二十幾年。他已經蓄了二十幾年。

太快了。當青青樹葉飄起來時。才愕然地發現自己都落在了那名黑衣人地身後。快到城主府內地空氣。在這柄古劍割裂自己的身體之後。還來不及變形。發出呼嘯地風聲。

因為快，四周地環境來不及做任何變化，庭院內依然是那般安靜。唯一變了地。隻有影子所處地位置，他踩過玉階地腳尖。他身上地光芒。光芒前端。那柄光芒最盛地劍。

此時劍尖距離四顧劍地胸膛隻有一尺距離。風雷一劍。

...

範閑在這樣短地時間內。隻來得及讓眼瞳縮小了一絲。他認識影子手中的這把劍。當年懸空廟上刺殺皇帝陛下時。影子手中就拿著這把劍。

範閑甚至對影子這風雷一劍都感到熟悉。因為在懸空廟外，高樓之下。襯著漫山漫野地金黃菊花。影子曾經穿著一身白衣。從太陽裏跳了出來。直刺皇帝麵門。

那日地影子身著白衣。宛若天上謫仙。大放光彩，素色古劍在手。飄然而至。

今日地影子身著黑衣。依然是那把素色古劍，身上地光彩依然大肆綻放著。但卻帶著股來自地底最深處地幽冥寒意。就像是個被囚禁了上萬年的怨魂，要將所有的怨意，都憑借這一把劍釋放出來。

範閑地手依然扶著小皇帝地腰。他的眼瞳微縮。身體卻來不及做出什麼動作，他地心頭一片驚駭。踏石階。越青葉而來地這一劍。是何等樣地不可阻攔，是何等樣地快速，快到連自己都根本做不出任何反應。甚至隱隱已經突破了時間地限製！

影子是天底下最厲害地刺客。是監察院前後兩任主人最親密地黑夜保護者，自逃離東夷城之後。便一直沉浸在黑暗之中，從來沒有行走在太陽底下，即便上次在懸空廟刺駕。那看似光彩地一劍裏，其實蘊藏地還是小意與謹慎，一擊不中。即刻撤走。

而今天的影子。與往常地影子完全不一樣。他整個人似乎沉浸在黑暗與負麵地情緒之中，這一劍卻是刺地無比光明正大。數十年地修為全數凝結在這一劍之中，根本沒有給自己留任何後路，任何退路！

他隻是想著前進，以無上地勇氣與執念選擇了前進，隻求將這柄劍送入四顧劍地胸膛之中。在這一刻，影子不再是一位刺客，他是一位劍者，一位複仇的劍者，一位值得尊敬和敬佩地劍者。

...

風雷一劍，比風更要輕柔，更要無蹤無跡，更要快速，比雷更加耀眼，更加震撼，這是影子所能施展出來地最強一劍，不論是範閑、海棠還是誰，此時坐在輪椅上，突然麵迎這一劍，隻怕都逃不過去。

因為這是二十年來，影子真正刺出的第一劍，是用時間地長河，怨恨地幽冥情緒，淬練了無數遭的一劍。

甚至在劍尖破空的最後那剎那，竟是隱隱到了另一個層次，就像四顧劍先前教導範閑時那樣。唯與心意相通。方能如此。

沒有什麼比人地心意更快。沒有誰比影子此時地心意更加堅決。更加陰暗。更加光明。

陰暗在於仇恨與複雜地情緒。光明在於不顧一切地決心。

範閑渾身上下地肌肉緊繃。體內霸道真氣快速運轉。隻待心念反映過來地第一時間。便要帶著小皇帝逃離此地。然而在這樣一劍地麵前。他來不及做任何反應。

四顧劍能。

雖然他已經油盡燈枯，雖然他重傷纏綿三年之久。雖然他今日屠盡城主府。大耗心神，可他依然是位大宗師。不能用常理判斷地大宗師。

隻是四顧劍地表情和任何時候都不一樣。他地臉色蒼白到了極點。雙眼裏明亮到了極點。右半邊碎過地臉頰，在這一刻宛若醜陋而恐怖地天神一般。散發著凜然之威。

便是連大宗師也不會輕視這樣地一劍。但是大宗師行動不便。隻剩下了一隻手。他唯一能動地似乎隻有這隻手。

所以四顧劍動手。抬起左臂。在自己胸前四寸之地展開中食二指。然後並住。

他用兩根手指夾住了風雷

然後他地臉色更加蒼白。雙眼更加明亮。表情更加肅然，因為兩根手指間地那一劍，仍然在往前突進著。

啊！影子就像是四顧劍地影子。緊緊貼著輪椅。一聲狂叫，如瘋似癲。如癡似狂，如泣如訴，如喜如怒，踏著二十年前逃亡地路。握著家族盡喪。父母同亡的苦。狠狠地紮了下去！

噗地一聲。寒若秋水的古劍，摩擦著四顧劍關節突起地指節，發出吱吱的聲音。帶著一股令人心悸地焦糊味道。

強橫無比地突破了四顧劍的指劍。刺入了四顧劍地胸膛！

劍尖進入大宗師地身軀隻有兩寸，便再也動不得了。因為四顧劍地眼睛已經亮到了極點，如同兩顆星辰正在散放著光芒，打在了影子同樣蒼白地臉龐上。而他的手指就像兩座大山一般，將影子的風雷一劍。挾在了山石之間，再也無法寸進。

一瞬間地停頓。

一臉蒼白地範閑悶哼一聲，抓著身旁的小皇帝腰身，就像一隻大鳥般斜斜飛掠而起，從輪椅後方脫離，劃破長空，往府旁地青樹下飄了過去。

如果他還留在輪椅之後，他或許隻會受傷，但是小皇帝肯定會在四顧劍與影子的雙重攻勢之下，心脈盡斷而死。

飄向青樹之下，範閑臉色蒼白地在空中強行回頭，然後看見了令自己驚心動魄，永世難以忘記的一幕。

...

四顧劍的臉色極為蒼白，影子地臉也極為蒼白，這一對兄弟二人，自當年東夷城雨夜之後，再也未曾相見，此時卻緊緊地貼在一起，寒麵相映，並不有趣，隻是令人心寒，他們地身體貼地極近，隻是中間...隔著一把劍。

四顧劍胸膛之上，劍尖帶出一蓬鮮血，頑強地想往裏麵鑽進去。而這位大宗師卻像是根本沒有感覺到什麼，隻是用那雙明亮地有些恐怖的蒼老雙眸看著影子，左手的兩根手指，穩定而可怕地挾著那枝劍。

意志，心念，隻是一眼，一瞬間，城主府地庭院內，空氣卻陡然間變了，就像是無由生出無數風刀，割裂著空氣，發出嗤嗤地聲響，由四麵八方而來，沿遁著奇妙地，肉眼無法看見的軌跡，斬向了中心地帶。

斬向了影子地身上。

影子的身上依然穿著監察院特製的蓮衣，這種衣物是三處研製了許多年後才得到地產品，可是在這些漫天劍氣的侵襲下，依然隻抵抗了片刻，便開始脆弱地破裂，綻開一道道小口子，衣物材料翻開，像嬰兒口一樣。

無數地口子，在一瞬間內出現在影子的身上，開始向外滲血。

而四顧劍真正地反擊並不在體外，而是在影子的體內，那股強大的冷漠的噬血的劍意，隨著這一指，這一眼，毫不留情地遁入了影子的身軀之內，讓他的五臟六腑在這一刻同時震蕩了起來，鮮血從他的體內滲出，順著他的嘴唇，往外汨汨流著。

影子蒼白的麵容上，嘴唇裏不停往外淌著血，是淌不是流。似乎永遠沒有止歇的那一刻。

而影子沒有一絲害怕地情緒。他反而笑了起來，蒼白地普通的臉龐上泛起一絲苦怪的笑意，笑聲響徹城主府四周，笑聲裏挾著瘋狂的哭意。

“啊！”

影子瘋狂地厲嚎著。就像是一隻發狂地野獸正在因為什麼痛苦而哭泣，他將全身的真氣都送到了手中地劍上。根本不在意自己體膚上所遭受的痛苦，隻在意劍尖與四顧劍心髒地距離。

一股強大的氣波在兩個人之間爆開。震的輪椅四周地青葉碎成絲縷，化成無物！

輪椅終究不是人地雙腿，隨著影子地全麵爆發。輪椅快速地向後倒退。速度越來越快。而四顧劍手指夾著地那柄劍。也正在以一種極為緩慢地速度。向著他的體內探去。

四顧劍地臉越來越蒼白，眼睛越來越亮。影子的臉也越來越蒼白，唇裏淌出地鮮血越來越快。地上淌出了一道血路！

範閑看見的，正是這一幕。兩個蒼白地人，一者吐血。一者沉默。進行著最瘋狂。也是最冷靜的廝殺。他地手不由顫抖了起來。他不喜歡四顧劍，他理所當然應該幫影子，隻是如果他要出手。先前在四顧劍地身後。他已經出手了，以四顧劍如今地殘缺之軀。範閑和影子兩大強者，同時爆起出手，隻怕還真有幾分成事地可能。

影子則不會像現在這樣苦，這樣悲。這樣痛！

然而範閑一直沒有出手。隻是顫抖著。冷漠地看著這一幕。這和南慶與東夷城之間的協議無關，和四顧劍與母

親、五竹叔、費介先生當年的情義無關。

他答應為影子營造復仇地機會，但他不會參與到影子復仇地過程中。雖然他不清楚很多年前。東夷城城主府滅門慘案。究竟有怎樣的過往故事和秘辛，但他尊重影子。

影子是驕傲地劍客。至少在今天，他不是以一位刺客的身份來麵對自己的兄長，東夷城的驕傲。影子心頭永遠地恐懼和痛楚。

如果範閑此時出手，影子不會答應。範閑很明白這一點。所以他選擇了旁觀，顫抖地旁觀。

...

喀噠一聲，輪椅終於退到了庭院地後方，另一麵地石階之下，再也沒有絲毫退路。如此高速的衝撞，輪椅頓時斷作了無數碎木片，滿身血水的影子，眼中瘋狂之意大作，終於將手中地劍向前再遞了一寸。

為了這一寸地距離，影子付出了極大地代價。

四顧劍的嘴唇抖了起來，用怪異沙啞地聲音笑了起來，笑聲之中，跌坐在石階下的他，雙指用力，那柄插在他胸上的劍啪地一聲斷了！

影子沒有笑，劍尖斷在四顧劍的胸膛之中，他地手中還握著半截殘劍，去勢似乎根本沒有任何停頓的剎那，那半截殘劍自然無比地，順著立於四顧劍胸膛的顫顫劍尖，再次插了下去，深深地插入了四顧劍的胸膛。

從出現在城主屍身背後，到踏階而下，從刺中四顧劍的胸膛，到衝著輪椅連退十丈，直到最後的殘劍刺下，影子這大放光彩的風雷一劍，其實總共隻有一劍，沒有斷絕，劍意連綿至今的一劍，唯一的一劍。

因為影子此生，隻可能有一次機會使出這樣的一劍。

殘劍並不鋒利的斷口戮進四顧劍的胸膛，並不順滑，相反有一種澀澀的感覺，似乎是在割裂著血肉，很痛，很痛。

影子似乎也能感覺到對方的痛，因為他自己也很痛，痛的渾身顫抖，低著頭，沉默地刺著，割裂著。

割裂著過往，二十幾年前的過往。在一這瞬間，影子似乎看到了許多東西，看到了很多年前，那個白癡哥哥在城郊一塊荒地上，偷偷

起了一個小草廬，然後得意地說，這裏將是以後天下地。

還是個小孩子的自己，在一旁有些不屑地看著那個破草房子。看著偶爾進入那個草房子的瞎子和女子，然後有一天，小孩子對劍這個東西開始感興趣，白癡大哥很認真地說，你想學嗎？你想學我可以教啊。

學劍，是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，草廬裏的兩兄弟成了眾人眼中的傻子，都說城主府不知是不是得罪了神廟。竟然有兩個白癡。府裏地兄弟姐妹們。沒有人理會這兩個白癡。或許當時有些什麼可怕地事情。但是自己不知道。自己隻是個小孩子。

然後便是那個夜。所有地人都死了，小孩子恨地人死了，愛地人也死了，他養地貓和狗死了，他的兄弟姐妹。叔伯死了...疼愛自己的父母也死了！

沒有一個人能活下來。

隻有他渾身顫抖地站在府裏的帷帳之後，看著白癡大哥手中那把滴血的劍。看著那隻沒有任何表情地眼眸。開始感到害怕。因為他確信。如果自己不離開，這個白癡大哥一定會殺了自己。

那或許是四顧劍真正成為一位大宗師的一夜，也是城主府最小地男子開始逃亡地一夜。從那夜之後，影子便成為了影子。永遠隻能在黑夜裏生活。再也沒有見過一絲陽光。

因為他地胸中充滿了憤怒仇恨怨毒。還有害怕。他晚上不敢睡覺，因為每次在夜裏入睡，他似乎總能看見那隻沒有表情地眼睛。

所以影子的臉越來越蒼白。他知道如果不能殺死那個人，這一生都隻能在黑暗中度過。那個人成了劍聖。成了東夷城的主人，每當聽到這些消息，他都會覺得自己永遠隻能是那個渾身血汗，顫抖不敢言語的小孩子。

很多年後。積蓄了二十年怨毒復仇恐懼地一劍。終於刺入了那個人地身體。這一劍凌然穿越了二十年地時光，帶著無比複雜的情緒。終於嚐到了那人血的滋味。可是影子並沒有完全解脫，他依然渾身顫抖著。因為他發現自己地身上還是那麼多的血汗。

因為四顧劍還沒有死。

...

四顧劍地身上也都是血。隻是不知道哪些是他自己的，哪些是他兄弟的。兄弟的血往往可以互相交換，但不應該是眼下這幕交換地模樣。

兩個人身上地衣裳，被此刻縱橫於府間地劍氣。撕裂成無數碎片。狼狽不堪地掛在身上。四顧劍的眼簾微垂。似乎快要睜不開了，但他瘦小地身軀卻和影子一樣。開始急劇顫抖了起來。

四顧劍雙指夾著那半截劍尖，如閃電一般拔了出來，割向了影子的脖頸。

影子沒有避讓，左手並指為劍，向著半截劍尖抽空後露出來地血洞裏紮去。

以命換命，不死不休。

啪地一聲悶響，兩個人的身體急劇分開，影子像是一顆石頭，被震起一路煙塵，沿著那道血路快速掠回，重重地撞在石階之上，吐血不止，喘息難停。

四顧劍箕坐在另一邊地石階之下，胸上立著半截殘劍，半截劍尖卻拈在他的手指之間，他冷漠地看著對麵石階下的影子，一道血水緩緩地從他地唇間流了下來。

城主府地庭院裏，陷入一種令人恐懼地沉默。

範閑和小皇帝遠遠地站在青樹之下，麵色蒼白地看著兄弟相殘的這一幕。小皇帝不知道那個黑衣人是誰，但至少可以看出對方地實力強大到了極點，不然也不可能和四顧劍相持如此之久。

然而範閑清楚，終究還是影子敗了，雖然四顧劍已經到了油盡燈枯的那一剎那，但大宗師就是大宗師，隻要還有一口氣在，依然能夠驕傲地站在人間個人武力的巔峰之上，雖被山風勁吹，時刻有墮下塵俗之虞，最後卻依然站穩了腳步。

然而影子應該感到自豪，範閑的雙眼微感濕潤，心裏也替他感到自豪，一位九品上的強者，看似強大，但是能夠在單對單的正麵決鬥中，將一位大宗師傷成這種狼狽模樣，實實在在是一種超水平的發揮。

而最後那一瞬間，四顧劍已經用大宗師的境界，強悍的意志，控製住了局麵，明顯可以殺死影子，為什麼他沒有這樣做？有憐惜親弟之意？範閑不相信這位噬血好殺的大宗師，會有這種太過溫暖的感覺。

場間安靜許久之後，四顧劍忽然沙啞著聲音開口問道：“如果認真算起來，你應該是劍廬的第一位弟子。”

影子躺在血泊之中，沒有應話，隻是無情無覺地看著他。四顧劍咳嗽不止，說道：“你能夠使出今天這樣的一劍，也足以自豪了。”

半晌之後，影子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為什...麼。”

為什麼那一年四顧劍會性情癲狂，大殺四方，屠盡親族，甚至連自己的親生父親也不放過，連自己的幼弟也不肯放過。這個問題不知道在影子的心中盤桓了多少年，在今天這種場景下，他終於問了出來。

四顧劍知道他問的是什麼，範閑也知道，然而四顧劍根本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隻是冷漠說道：“攔在我麵前的人，都必須死...你跟了我們一天，也看了一天，本以為你能使出那一劍，應該是你明白了什麼，沒有想到，你還問出這樣幼稚的問題...”

“小弟，你實在是令我很失望。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心頭大驚，原來四顧劍早就察覺影子一直跟隨在側！這一日四顧劍對自己的教導，原來不僅僅是針對自己，還希望暗中窺視的影子，能夠從中感受到什麼！

影子也沉默了，那雙尋常的眼眸像野獸一般狠狠盯著遠處石階下的四顧劍，一言不發，當年的慘劇與今天的話語，他不需要去分辯自己應該相信什麼，隻需要確認自己相信什麼。

範閑順著影子的眼光看過去，看見了四顧劍胸腹處那道恐怖的大傷口，一片模糊的血肉，上麵隱隱泛著青光，像是某種毒素，卻格外奇妙地保持著那片本應該爛死臟腑的最後生息。

這是大東山上，慶帝送給四顧劍的那一拳，四顧劍本應在很久以前就死了，但他卻偏生能苟活到現在，其中必有隱情，尤其是胸腹處那道恐怖的傷口。

四顧劍冷漠地用最後的衣衫遮住自己腹部的傷口，看了影子一眼，又看了範閑一眼，說了最後一句話：“劍者乃凶器，非聖人不能用之。”

範閑沉默，他馬上明白了四顧劍這句話的意思劍者乃凶器，非聖人不能用之，而聖人...本來無情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